

人生需要阅读

□ 洪福乐

约莫是小学三年级的一个周末,刘贵强找到我说:“学校图书馆窗户坏了,周扒皮(图书馆老师)周末不在,我们可以去搞点书。”

我们与小鱼儿一起来到学校后山,接近2米高的红砖墙上早已砸出几个落脚的坑,身手矫健的刘贵强两下便骑上了墙头,我们翻进了学校图书馆的后院。这时我才看到,窗户明显是人为弄坏的,锯口整齐的钢条被放在一边,窗户的插销也被下掉了螺丝。

“小鱼儿瘦,翻进去拿,你在这里装口袋,等下递给我。”刘贵强进行合理分工,我们都没有异议,而事情也出乎意料的顺利,我们带出来了两口袋书,“分赃”的时候,我挑选了许久,最终拿走了《西游记》和《老夫子漫画》。为了早点在同学面前炫耀,我走路读、睡觉看,短短2天就差不多翻了个遍。

周一下午,东窗事发。我被叫到了图书室,一道的还有我几个同伙和几个其他年级的孩子。原来刘贵强分别叫了几波人行动,我不过是其中之一。母亲是在20分钟后赶到的,在我人生第一次“批斗大会”上,母亲没有像其他家长一样打骂,她只是给周老师赔礼道歉。

可事情并没那么简单。回到家后,母亲将我带到神龛面前,

跪在放着禾麻的地上,头上顶着一盆冰水,反思自己的过错。她手上拿着刚采下来的禾麻不停的抽在我身上,只要禾麻一碰到皮肤,马上便是一串串红色的大包,头上顶着的水也全部倒在了身上,忍不住哀嚎的我在地上四处打滚。

那一顿打,让我再也不敢触碰不属于自己的一切东西,我知道,这是我的母亲给我的家教。母亲这些年生病,身体状况一直不佳,加上我常常在外,我再也没有听过母亲的呵斥。可她的一生对我而言,何尝不是一部浩瀚地永远无法读懂的书呢?

2012年,海子的一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让我决心放弃学业,远走他方。在外做粮食收购生意的父母听到我不读书的消息,第一时间就赶来了。

“要读书啊!一定要读书。读书才能改变你的命运。”母亲一把将新买的书包递给我,然后又从兜里掏出几百块的现金塞到我的裤兜里,“是不是钱不够花?走,我带你去买新衣服。要好好读书啊。儿子!”也是那时候我才

知道,母亲原先是可以读书,也喜欢读书的,可由于家里实在供不起她和舅舅,作为姐姐的她,只好读完小学就选择了回家劳动。

年少的我性格倔强,并没有感受到她的用心良苦,只觉得她不懂我的追求,并且决心已定,就是要离开学校。“只要你以后不恨我,不埋怨我不让你读书,你要放弃就放弃吧。”母亲见劝说无果,只好妥协,眼泪夺眶而出。我现在想来依旧觉得可笑可悲,人生中第一次在父母面前赢得的“战斗”,竟然是放弃学习。

得偿所愿入伍后,我成了一名武警。由于单位是执勤中队,加上是多年的老营房,图书室仅有一个巴掌大的地方。在这逼仄的环境下,还能留出一个图书室已经实在难得。十平米左右的空间,除了一套办公桌椅,再也没有地方坐下看书,这只能容纳三五个人的地方,藏书更是屈指可数。

而那时候的我,每天除了在监墙上,就是在训练场,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不多。幸运地是,我们班负责打扫图书室,我进了房间,窗户一擦、板凳一摆、抹布一扔,

冰冷的地上一趴,便随手取一本书开始看。背后的原因,一是实在不想待在班上“捏被子”,二是不想被老兵班长盯着训练,其三才是想着忙里偷闲获取知识。

“洪福乐!你龟儿子又去哪儿了。”川北的夏天十分燥热,我只要一钻到图书室里,便不想出来。有时候看得困了,便把书往脸上一盖,就开始呼呼大睡。可一般不到30分钟,班上的老兵、副班长就会到处找我。有一次班长找不到人,怕我出什么事,着急得甚至在中队拉了个紧急集合。班长每次都会生气地骂我,可对于图书室这块公共卫生区域,却从没换过“主帅”。也正是在这巴掌大的地方和挤牙膏一般的时间中,我读完了《平凡的世界》《人生》《活着》《雪城》……

这些年我走遍千山万水,采写了不少难忘的故事,毫无疑问,是那个小小的图书室给了我底气和动力。前不久,我休假回家。母亲无比自得地告诉我,我的书又多了些,原先的书柜已装不下,要给我定制一个新的书柜。说这话时,她脸上挂着的笑容,就像我小时候收到新衣服时,她在一旁欣慰和满足的样子。是的,这么多年来,我读老舍、读巴金、读余华、读柳青,我曾读过无数人的一生,却似乎从来没有读懂我的母亲,也没真正读懂过自己。

清晨,我来到荷塘边,架起相机准备拍荷花。

奇怪的是,大多数的荷花向着两边含苞欲放,不是我想要的拍摄角度。为什么这样呢?原来,昨天傍晚那缕夕阳正好从西边照进荷塘,把众多的荷花吸引去了。

会不会发生奇迹呢?我坐在一块石头上等待着。一会儿,一缕晨光从东边照射下来,一朵朵荷花感受着阳光无私的馈赠。一个小时后,我惊奇地发现,荷花盛开的方向竟渐渐地由西向东转移了!

这个过程是缓慢的,往往让人感觉不到。我多次来这里拍荷花,竟然没有发现这种奇妙的变化。大自然的美景,离我们很近,但由于我们的粗心大意,却往往与它失之交臂。

此刻,一群蜜蜂飞来,在花蕊上嗡嗡奏乐,十分热闹。一阵微风吹过,花儿也轻摇起来……一缕妙音隐约传来。再一看,晨光下,荷花已有了一幅丰富的质感。我突然明白,蜜蜂的声音就是荷花的声音,荷花的声音就是阳光的声音,一切生命都离不开阳光啊。

荷塘边,垂下的丝柳,像极了少

杨家漩是盘江边的一个渡口,从我记事开始,从村里到乡场去,必须从杨家漩坐船渡河,它是盘江东西两岸几十公里内的连接点。东岸是数十平方公里的平坝和浅丘,过了河两三里就是乡场,西岸是洪林村,沿河岸是深丘和山地。洪林村只是很多村庄里的一个,我就出生在那里。

上世纪七十年代,杨家漩有一只木船,渡过往行人,每人每次收费两分钱。现在别说两分,就是两角都没有人在意了。可是,那个时代的两分钱,可以买一盒火柴,来去一趟,两盒火柴就没有了。过年了,家长给娃儿的压岁钱钱一角,我们少乡场上看个热闹,一去一回就要少买两个带把儿的棒棒糖。

包产到户以后,农村经济迅速发展,村里的拖拉机和货车日渐多了起来。木船载不了车,车要过河,只有从杨家漩逆流而上,出县境到北川才有一座黄莲桥,如果顺江而下,二三十里外的青莲镇才有一座大桥。直线几里路的距离,因为盘江的阻隔,拖拉机和货车要跑一天,兜很大一个圈。这个时候,乡上又造了铁船。没车的时候,船家撑木船,木船小,撑渡费力小,只需一人即可;有车过的时候,才撑铁船。撑铁船至少要两人,一人站一个船头,扛了顶端套了铁头的长竹杆,插进深不见底的河水里,手里握着露出水面的一段不长的竹梢,手和脚向相反的方向使出全身力气,铁船便一点一点地向对岸靠近了。铁船渡人也渡车,过路费跟着涨了,先是一个人一角,后来又涨到五角。

恼人的是,夏天时常涨洪水。洪水来了,船不能开,人和车都只能望河兴叹。有急事的人家,就急得不行。如果村里有人生了病,更是不知如何是好。船家有一叶小舟,能坐数人,洪水不是特别大的时候,船家才会在过渡人的再三央求下,冒了生命危险,解开系着小舟的绳索,扛一根不长的竹杆跳上小舟,再三叮嘱坐船的人坐稳后,就用竹杆轻点一下河岸,小舟像一片树叶快速离去。船家站在小舟中间,挥动手中的竹杆,左右划动,努力让小舟保持平衡向前,但浪涛太大了,小舟在波涛里颠簸着,迅速向下游漂去,看得岸边的人心惊肉跳。十分钟以后,也许是二十分钟,感觉时间过了很久,就在小舟将要从人们的视线里消失的时候,小舟终于在对岸下游很远的地方靠了岸,一颗揪着的心才稍微安定下来。

每一次洪水过后,东岸的码头就变了模样。东岸是数百米的河滩,没有固定的码头,洪水肆无忌惮地塑造着它。整个夏天常建常毁。东岸码头的位置在变,西岸杨家漩的渡口却从来没有变化过,这得益于西岸有巨大的硬石。人们依靠这些硬石,用钢筋和水泥建成了坚固的码头,任凭洪水有多大,涨多少次,西岸的码头一直巍然不动。

三伏天,太阳晒得石头烫人,但过渡的人不多,船家一直不开船,过渡的人只好等等,河滩上的人,像极了热锅上的蚂蚁。冬天呢,河上寒风呼啸,等待过渡的人冷得直跺脚,船家却从岸边的一间小屋里探出头来,看见等船的人稀稀拉拉的,又坐回去,继续烤火,或者打盹、闲聊……

交通制约着两岸的交往,也限制了西岸经济的发展、物质的流通,即便坐在我家院子里就能清楚地听见乡场上学校出操的广播,但要走过去,却是那么的难。所以,人们有句感慨:隔山容易隔水难啊!

有一次,我回洪林村,兄弟十分高兴地跟我说,杨家漩要架桥了。他是村里的农民,农闲外出打工,他比我们这些走出洪林村的人更盼望杨家漩能架一座桥。我问他,你咋晓得的?他说,夏天下暴雨,乡上的书记来村里查灾情,书记跟我们说的。他又说,乡上书记说的,这个事情就没得假了。

又过了大约一两年,架桥的事还没有一点儿动静。村里人说,河床太宽,架桥线路长,投入的资金太多,政府拿不出那么多的钱架桥哩。

阳光的声音

□ 许永强

女的秀发。柔和的晨光正沿着长长的柳条和细长的叶子往下渗透。细看、细听,耳际似有妙音潺潺,绵延而滋润。阳光洒在柳树上,温暖了历经风雪的柳树。

柳树与荷花,都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在这里,日出日落,光强光弱,是那样的自然和从容。

我终于听到了阳光的声音,她带着岁月的沧桑,从我身边呼啸而过。我似乎明白了,人生的意义,或也正在这自然与从容之间。

杨家漩

□ 李立

滩,没有固定的码头,洪水肆无忌惮地塑造着它。整个夏天常建常毁。东岸码头的位置在变,西岸杨家漩的渡口却从来没有变化过,这得益于西岸有巨大的硬石。人们依靠这些硬石,用钢筋和水泥建成了坚固的码头,任凭洪水有多大,涨多少次,西岸的码头一直巍然不动。

三伏天,太阳晒得石头烫人,但过渡的人不多,船家一直不开船,过渡的人只好等等,河滩上的人,像极了热锅上的蚂蚁。冬天呢,河上寒风呼啸,等待过渡的人冷得直跺脚,船家却从岸边的一间小屋里探出头来,看见等船的人稀稀拉拉的,又坐回去,继续烤火,或者打盹、闲聊……

交通制约着两岸的交往,也限制了西岸经济的发展、物质的流通,即便坐在我家院子里就能清楚地听见乡场上学校出操的广播,但要走过去,却是那么的难。所以,人们有句感慨:隔山容易隔水难啊!

有一次,我回洪林村,兄弟十分高兴地跟我说,杨家漩要架桥了。他是村里的农民,农闲外出打工,他比我们这些走出洪林村的人更盼望杨家漩能架一座桥。我问他,你咋晓得的?他说,夏天下暴雨,乡上的书记来村里查灾情,书记跟我们说的。他又说,乡上书记说的,这个事情就没得假了。

又过了大约一两年,架桥的事还没有一点儿动静。村里人说,河床太宽,架桥线路长,投入的资金太多,政府拿不出那么多的钱架桥哩。

“5.12”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紧邻极重灾区北川县的洪林村,灾情十分严重,政府抓住灾后重建的机遇,修建了杨家漩大桥,一举结束了摆渡过河的历史。原来可能要花几个小时,甚至一天的时间,现在开车一晃就过去了。十多年来,村民们建起了一栋栋楼房,生活越来越富足了。

杨家漩的变化,让我越来越不认识了。

本版责编:农夫 雨霖

友情不会说再见

□ 何一东

那一天,我从报社办公室出来,心中蓦然有几分难言的惆怅与失落!所有的退休手续已经办好了,主任与我推心置腹地谈了话。她微笑着回顾了我们一起共事多年的经历,祝福我开始新的人生!她说:“我当初从外地调到报社时,就知道你的名字,你当时是记者,在报上发了很多的新闻,尤其是给读者维权的报道。”

是啊,曾经意气风发的美好岁月,仿佛还在昨天。主任又感叹道:“时间确实过得快啊,东哥,你离开后,我们年龄比较大的几位同事,也陆续要退休了。”我看着她已不年轻的脸庞,心中也有感慨。那时候,她刚来报社,还是二十多岁充满朝气的姑娘,如今岁月的风霜已在她脸上留下痕迹。

此时,我看见一位年轻的女同事正倚在走廊的窗边,凝视着蓝天白云,若有所思。她来报社已有七八年了吧,从青涩到成熟,如今已成为业务骨干。这30年,报社从小到大,长江后浪推前浪,走了若干人,又来了若干人,一代复一代,令人欣慰。

告别,这是人生的必然。小的

告别有无数次,大的告别将来也会来到。人生苦短,苏轼曰:“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其实,依现在的眼光来看,区区长江岂会无穷,也许整个宇宙,才令人惊叹吧!小小寰球,弱弱生命,简直不值一提。即将告别窗外熟悉的风景,我用手机拍了一张照片,发了朋友圈,顺便写了几句感言。

得知我“荣退”的消息,有报社的多位同事和已退休的同事为“恭喜”我“开启新生活”而欢聚。这个时候,大家没有拘束,豪爽喝酒,大声说笑,感今思昔,一吐为快,与平常判若两人。

有句老话说“人走茶凉,世态炎凉”。在退休之前,我也有一定的思想准备,仔细一想,这也很正常。人生的每个阶段,都有一个主题,有时候自己是主人,有时候是客人,有时候是路过者。只要自己摆正了位置,从容面对“冷与热”,就会处之泰然!

我主动告诉一些好友自己即将退休的消息。他们纷纷祝贺“解放了、自由了”。一位我认识多年的贵阳的女士和我聊了很久,像

妹妹一样亲切。她笑道:“哈哈,现在,你可以到处走走看看,不用请假了!”另一位成都的女士贴心地说:“恭喜东哥,这下生活轻松了,没有什么事可以让你睡不着了!”湖南张家界一位年轻的女性朋友还在我生日之际,专门给我快递了一份礼物,祝我退休快乐。还有若干朋友和文友也表达了我“荣退”的祝福。著名作家曾先生和著名诗人黄先生,还分别以“柴火鸡”和“顺风肥牛”为我庆贺“回归自由身”。香醇的美酒,热气腾腾的祝福,让我深深地感受到友情的珍贵!

生日那天晚上,恰巧是我们“三些群”(吃些、耍些、写些)的聚会。好友们为我唱生日歌,举杯祝福光荣退休。看着朋友们的灿烂笑脸,听着他们暖心的话语,那一刻,我禁不住热泪盈眶!西塞罗说得好:“世界上没有比友谊更美好、更愉快的东西了;没有友谊,世界仿佛失去了太阳。”

我相信友情不会说再见!未来还在远方,我不会长吁短叹,我会继续追求——初升的朝阳与绚丽的晚霞!

从马边到金阳

□ 罗志刚

“大小凉山第一寨”位于乐山马边县烟峰镇。

有当地作家阿洛的讲解,我们对这片土地有了别样的感情。同行的中国作协副主席白庚胜是纳西族人,他高兴地说,彝语和纳西语有很多音和义都是一样的,他说纳西族和彝族是“一个根儿上长出来的”,历史上原本就是一家。

寨中博物馆前的广场上,一只巨大的雄鹰雕塑在翼翅飞翔!这里是一处圣地,一处神秘之境。民俗博物馆,更是一个门类

最完备、藏品最齐全、规格最高的全木质结构彝族民俗博物馆。

从马边到金阳,其间经过金沙江沿岸、美姑河谷群等地。金沙江是万里长江的一段,发源于唐古拉山的沱沱河,流经到宜宾后,才叫长江,因此,宜宾也就成了“万里长江第一城”。金沙江上因建设了乌东德、白鹤滩、溪洛渡、向家坝等大型梯级水电站,江水因而变得温顺柔和,水域宽阔,波光粼粼,蔚为壮观。昔日湍急咆哮的金沙江,我们只能从伟人“金沙水拍

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的诗句中去感受了。

白庚胜副主席对金沙江有着更特别的感情。他说,他的家乡丽江,“丽”便源于金沙江的别称“丽水”。我想到,在他主编的“灿烂西部”丛书中,就有一部叫《金沙万里走波瀾》。

越过最壮观、最震撼的美姑河谷群,已经夕阳西下,金阳县到了。

金阳县地处大凉山南麓,因位于金沙江北岸而得名,是“中国青花椒第一县”“中国白魔芋

寂静的夜

(外一首)

□ 雷子钧

心装不下一盏灯

你就像水草

舒展却把人缠绕

常常地 你踏着鼓点走来

离去时闪烁成自由的黑影

然后你常常沉默

却违反你天然的性格

如此感伤 如此绝对

像没有海风的夜

欺骗中蕴含了拒绝

屋檐

隐藏未经改变的时间

造成了残缺的裂痕

今夜风吹叶展

慢慢地 睡眠靠近海湾

在岩石最脆弱的一角

体温静静燃烧

你的爱像火把在暗夜的草原

平坦 容许我的脚步

踏实 我是被牧的羊群

亲爱的今夜还没有下雨

却到处点点滴滴

犹如身处春季的屋檐

特产之乡”。

次日一大早,沿着金沙江来到山上,三棵巨大的青冈树枝繁叶茂,尤其在方圆数十公里没有乔木的地方,显得更加引人注目。跨入金沙江南岸,一路绕着盘山公路向上行驶,半个多小时后,在一处开阔地停下,这里是俯瞰金沙江和通阳大桥的最佳角度。对岸是四川,脚下是云南,眼前的金沙江急流奔流,在峡谷中似乎一条奔腾的巨龙,那种姿态,充满了铁血澎湃的豪气,也充满了奔腾不息的力量。